不久前,宗亲君方先生手机微 我,说是否有兴趣去奉化古村落西 坞庙后周一探?我当即说,好啊! 早春时候刚刚和几位好友一起登临 有"宁波小黄山"之称的西坞笔架 山,看到山脚下偌大的庙后周村,已 经在思忖什么时候进去走走,想不 到愿望这么快就能实现了。

我先于君方先生一干朋友之前 到达庙后周村,一眼看到建于乾隆 四年爬满藤络的单孔石拱桥-镇老桥架于枫溪之上,桥西一棵古 老的枫杨已换上一树新绿,桥东是 个广场,广场之北,便是庙后周遗存 的古代宗祠之一"六房祠"。宗祠占 地甚广,主殿五开间,中庭宽敞,门 楼高耸,屋脊雕龙,雀替、牛腿雕刻 精美,古风蔚然。

有两位老人靠在河岸栏杆上聊 天,看到我东看看,西拍拍,其中一 位银发老者和我攀谈,得知我慕名 来看古村落,就热心陪同带我游览 村里几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点,并一 路作详尽的介绍。

是一个以周姓为主的村落,建在鄞 奉平原南缘,天台山余脉之笔架山 北麓,村子南高北低,前仰笔峰,后 揽平原,阡陌交通,河流纵横,以前 是一个重耕读、厚诗书的村庄。六 房祠两侧厢房有三副楹联,能够很 好地反映这个村子的地理风景,且 读之:其一:烟村密迩隔虹桥,楼宇 崇隆临月沼;其二:右环玉带水长 流,左接金钩山永峙;其三:林间瑞 鸟舞回廊,陌上嘉蔬供列爼。楹联 刻在青石方柱上,行草体,遒丽俊 秀,未见落款。

周老先生又陪我到永镇学校旧 址,这是民国时期村人周永昇出门 学生意,发迹后捐助建成的一所学 堂。周永昇非常重视家乡的教育, 曾吸引许多优秀老师到庙后周来任 教,一时远近闻名。在永镇学校,一 块刻于1941年的石碑被完整保存 了下来,该石碑梅园石质地,顶端浮 雕双龙戏珠,碑文为时任校长的奉 化人陈中坚撰写,时任教导主任新 昌沙溪真昭人唐埙书之。陈文略说 风土人情,细致地记录了建造永镇 学校的背景、过程和周永昇数次鼎 助及言论行为,后人读之,如临时 境,也对周永昇的善举肃然起敬。 唐埙是新昌颇有名气的画家,书法 也很好,全文以隶书书之,取法《史 晨碑》和《曹全碑》,匀整典雅,富有 韵味。民国时代有这样的文化人能 栖身永镇学校,也说明校董重师不 惜资本,教育质量自然不会低。

永镇学校和六房祠都坐落在溪 东,隔着穿村而过的枫溪,便是溪 西。溪西有不少古迹老建筑,在溪 畔大栲树旁,有一民国时代中西结 合小洋楼,四合院式,前后两进,门 楣上方刻有"笔峰小筑",原来是周 永昇于1947年造的别业,本想回乡 养老,后远走港台,竟没有来居住 过。"笔峰小筑"建筑群用料考究,雕 饰精美,时隔多年,历经各个时代还 很健朗。最近村里进行重新整修, 或将此用于文旅或书画艺术工作 室,届时老宅又将重发容光,若永昇

先生有知,应感欣慰。

一个宜居的地方,水源是极其 重要的。庙后周除了潺潺枫溪水, 尚有多口古井,井水接通地下水脉, 冬暖夏凉,有几口今天仍在使用 中。像大映池古井,虽然饮用水已 取自枫溪上游水库,但以井水洗洗 刷刷十分管用,古井一带也常常有 村民聚坐,有旧物在,说当年事,犹 如舞台布景,回忆来得更加真切。

君方哥打来电话,说诸友已 到。我赶过去和他们会合,又参观 了福胜寺等胜迹。中午聚餐,餐桌 陆续端上君达菜烤田螺、咸齑卤煮 野山笋、清炖泥鳅、盐水罗汉豆等这 样的传统老菜,时令菜加老煮法,让 人模糊了年代,恍若农耕岁月。-会儿老捣臼响起磉青团的声音,裹 好青团,滚的松花都采自笔架山,又 让我们品尝到庙后周的美味点心。 真是风物人文俱收,感动之余,当动 笔记叙之。







总第6822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崔海波

前两天下了一场透雨,蛰伏在 地底下的笋芽全都冒出来了。清晨, 父亲给我们派活儿:分三路去挖笋。

东山脚下有一块地,离家足有 五里路,不肥沃,且去一趟费时又费 脚力,前些年种过棉花、南瓜等耐旱 作物,后来周围的承包户陆续改种 竹笋,竹鞭伸展到我家的地里,三五 年后,自成一片小竹林。我妹妹有 电瓶车,最远的这片竹林的挖笋任 务就交给了她。

父亲到后山脚下的小竹林去挖 笋,那里的竹林都很小,东一块西一 块,犄角旮旯巴掌大,种其他作物没啥 收成,只能种竹笋。竹子不嫌土质肥 瘠,它的根连岩石缝里也会钻进去,倘 若施点肥料,那是发了疯似的长。

我和母亲到离家最近的脸盆潭 竹林去挖红壳笋。脸盆潭是一道溪 谷,小溪沿山势而下,冲出一个个浅 浅的水潭,跟脸盆差不多大,村民们 把这条溪以及周边的山地统称为脸

盆潭。溪边的山道很难走,纯粹是 "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路边杂 草丛生,一不小心就会跌进溪坑 里。我跟着母亲上山,一路听她絮 絮叨叨地指点着这是谁家的茶园那 是谁家的蚕豆。迎面有村民挑着一 担竹笋下山来,母亲跟他打招呼: "早啊,笋去卖掉么?"

"能卖就卖掉,卖不掉自己烤笋 尖。"笋尖又叫羊尾笋,就是用盐烤 得干干的,保质期很长。

母亲说,最近一段时间,每天早 上有生意人在街上设点收购鲜笋, -元一斤。

"这也太便宜了吧?"

母亲说:"统货就是这个价,能 卖掉也好的。菜场里零售的话,价 格高一点,但费时间。"

我家的竹林位于半山腰,跨过 小溪,走几米坡道就到了。这里依 山势而上是十多块梯田,以前种过 番薯,现在都种竹子了。其中一块 竹林是我们家的,面积不大。雨后 春笋,生机勃勃,地面上长长短短 的红壳笋煞是诱人。我一时兴奋,

拿出手机拍照片,母亲关照说:"小 心哦,不要踩着笋脑子。"笋脑子就 是刚刚拱出地面的笋芽,娇嫩得 很,一脚踩上去,芽坏了,笋也就报 废了。我顿时感觉像是走进了地 雷阵,步步惊心。挖笋有讲究,不 是每一株笋都可以挖来,比筷子短 的笋暂时不挖,再养一两天;半米 以上的竹笋太老了,留着让它长成 竹子;并排两株竹子中间的笋一定 要挖掉,否则太密了……我家竹林 的上面一块地和下面一块地都是 别人家的。竹鞭在地下横向伸展, 长度可以达到十几米甚至几十米, 它不管人类怎么划地分界,自顾自 舒展身姿。于是,你家的竹鞭伸到 我家地里,我家的竹鞭伸到你家地 里,盘根错节,不分你我。村民们 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长到别人家 地里的笋就算是人家的了,不能再 去挖。樟村有句老话:"好笋出笆 外",意思是说,长到别人家地里的 笋质量更好。我觉得这句话不科

学,只能说明主人家心里有点舍不 得,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得不 到的永远在躁动。

我问母亲,两块地交界处长出 来的笋归谁家?她说,靠近谁家就 是谁家,也不是分得很细,今年笋的 产量高,大家都不会计较。

父亲到后山脚的几片竹林里转 了一圈,又到脸盆潭来与我们会合, 他挖来的几株笋都身材瘦削,看上 去营养不良的样子。他说,没施过 肥的笋味道更好。我们将挖起的笋 就地剥壳,笋壳还林当肥料,笋肉挑 回家去,这样分量就减轻一半。

回家的路上,碰到刚才上山路上 遇到的挑笋村民,他眼含笑意地跟我 们打招呼。母亲问他:"笋卖掉了?进 账多少啊?""80元。"他开心地回答。

母亲说,这个村民很勤快,他在 镇上一家企业打工,早晨把笋卖掉 后,回家洗澡吃饭,再去上班。我看 看时间,还不到八点。现在,对很多 村民来说,主要收入来自于其他产 业,早起下地干点农活,就当是锻炼 身体,既赚钱又赚健康。